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
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

話說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，拖扯的不是別人，卻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，說道：“恩人，你好大膽！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，出一千貫賞錢捉你，你緣何卻去看榜？若不是老漢遇見時，卻不被做公的拿了。榜上見寫著你年甲、貌相、實址。”魯達道：“灑家不瞞你說，因為你上，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，正迎著鄭屠那廝，被灑家三拳打死了，因此上在逃。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來到這裏。你緣何不回東京去，也來到這裏？”金老道：“恩人在上：自從得恩人救了，老漢尋得一輛車子，本欲要回東京去，又怕這廝趕來，亦無恩人在彼搭救，因此不上東京去。隨路望北來，撞見一個京師古鄰，來這裏做買賣，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。虧殺了他，就與老漢女兒做媒，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，養做外宅，衣食豐足，皆出於恩人。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，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，常說道：‘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。’想念如何能夠得見。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，卻再商議。”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，到門首，只見老兒揭起簾子，叫道：“我兒，大恩人在此。”那女孩兒濃粧豔飾，從裏面出來，請魯達居中坐了，插燭也似拜了六拜，說道：“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夠有今日。”魯達看那女子時，另是一般豐韻，比前不同。但見：

金釵斜插，掩映烏雲；翠袖巧裁，輕籠瑞雪。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半舒嫩玉。纖腰嫵娜，綠羅裙微露金蓮；素體輕盈，紅繡襖偏宜玉體。臉堆三月嬌花，眉掃初春嫩柳。香肌撲撲瑤臺月，翠鬢籠鬆楚岫雲。

那女子拜罷，便請魯提轄道：“恩人上樓去請坐。”魯達道：“不須生受，灑家便要去。”金老便道：“恩人既到這裏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？”老兒接了桿棒包裹，請到樓上坐定。老兒分付道：“我兒陪侍恩人坐坐，我去安排飯來。”魯達道：“不消多事，隨分便好。”老兒道：“提轄恩念，殺身難報。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掛齒。”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，金老下來，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，分付那個姬嬈，一面燒著火。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，買了些鮮魚、嫩雞、醜鵝、肥鮓、時新果子之類歸來。一面開酒，收拾菜蔬，都早擺了，搬上樓來。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：三雙箸，鋪下菜蔬、果子、暖飯等物，姬嬈將銀酒壺盪上酒來。女父二人，輪番把盞。金老倒地便拜。魯提轄道：“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，折殺俺也。”金老說道：“恩人聽稟：前日老漢初到這裏，寫個紅紙牌兒，旦夕一炷香，父女兩個兀自拜哩。今日恩人親身到此，如何不拜？”魯達道：“卻也難得你這片心。”

三人慢慢地飲酒。將及天晚，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。魯提轄開窗看時，只見樓下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口裏都叫拿將下來。人叢裏一個人，騎在馬上，口裏大喝道：“休教走了這賊！”魯達見不是頭，拿起凳子，從樓上打將下來。金老連忙搖手叫道：“都不要動手。”那老兒搶下樓去，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，說了幾句言語。那官人笑將起來，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，各自去了。

那官人下馬，入到裏面，老兒請下魯提轄來，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：“聞名不如見面。見面勝似聞名，義士提轄受禮。”魯達便問那金老道：“這官人是誰？素不相識，緣何便拜灑家？”老兒道：“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。卻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，因此引莊客來廝打。老漢說知，方纔喝散了。”魯達道：“原來如此。怪員外不得。”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。金老重整杯盤，再備酒食相待。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，魯達道：“灑家怎敢！”員外道：“聊表相敬之禮，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，今日天賜相見，實為萬幸。”魯達道：“灑家是個粗鄙漢子，又犯了該死的罪過。若蒙員外不棄貧賤，結為相識，但有用灑家處，便與你去。”趙員外大喜，動問打死鄭屠一事，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。喫了半夜酒，各自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趙員外道：“此處恐不穩便，可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。”魯達問道：“貴莊在何處？”員外道：“離此間十里多路，地名‘七寶村’便是。”魯達道：“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。”未及晌午，馬已到來。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，叫莊客擔了行李，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。兩個並馬行程，於路說些閒話，投七寶村來。不多時，早到莊前下馬，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，直至草堂上，分賓而坐。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。晚間收拾客房安歇。次日又備酒食管待。魯達道：“員外錯愛，灑家如何報答。”趙員外便道：“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”如何言報答之事。

話休絮煩。魯達自此之後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。忽一日，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，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，逕到書院裏，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。見沒人，便對魯達道：“恩人，不是老漢心多，為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，員外誤聽人報，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，後卻散了，人都有些疑心，說開去。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，鄰舍街坊打聽得緊，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。倘或有些疏失，如之奈何？”魯達道：“恁地時，灑家自去便了。”趙員外道：“若是留提轄在此，誠恐有些山高水低，教提轄怨恨；若不留提轄來，許多面皮都不好看。趙某卻有個道理，教提轄萬無一失，足可安身避難。只怕提轄不肯。”魯達道：“灑家是個該死的人，但得一處安身便了，做甚麼不肯？”趙員外道：“若如此，最好。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，喚做五臺山。山上有一個文殊院，原是文殊菩薩道場。寺裏有五七百僧人，為頭智真長老，是我弟兄。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。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，只不曾有個心腹之人，了這條願心。如是提轄肯時，一應費用，都是趙某備辦，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？”魯達尋思：“如今便要去時，那裏投奔人，不如就了這條路罷。”便道：“既蒙員外做主，灑家情愿做了和尚，專靠員外照管。”當時說定了，連夜收拾衣服，盤纏，緞疋，禮物排擔了。次日早起來，叫莊客挑了，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。辰牌已後，早到那山下。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，果然好座大山！但見：

雲遮峰頂，日轉山腰；嵯峨彷彿接天關，翠嶺參差侵漢表。巖前花木舞春風，暗吐清香；洞口藤蘿披宿雨，倒懸嫩線。飛雲瀑布，銀河影浸月光寒；峭壁蒼松，鐵角鈴搖龍尾動。山根雄峙三千界，巒勢高擎幾萬年。

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，上山來，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。到得寺前，早有寺中都寺、監寺，出來迎接。兩個下了轎子，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。寺內智真長老得知，引著首座、侍者，出山門外來迎接。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，智真長老打了問訊，說道：“施主遠出不易。”趙員外答道：“有些小事，特來上剎相浼。”智真長老便道：“且請員外方丈喫茶。”趙員外前行，魯達跟在背後，看那文殊寺，果然是好座大剎！但見：

山門侵翠嶺，佛殿接青雲。鐘樓與月窟相連，經閣共峰巒對立。香積廚通一泓泉水，眾僧寮納四面煙霞。老僧方丈斗牛邊，禪客經堂雲霧裏。白面猿時時獻果，將怪石敲嚮木魚；黃斑鹿日日啣花，向寶殿供養金佛。七層寶塔接丹霄，千古聖僧來大剎。

當時智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。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，魯達便去下首，坐在禪椅上。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：“你來這裏出家，如何便對長老坐地？”魯達道：“灑家不省得。”起身立在員外肩下。面前首座、維那、侍者、監寺、都寺、知客、書記，依次排立東西兩班。莊客把轎子安頓了，一齊搬將盒子人方丈來，擺在面前。長老道：“何故又將禮物來？寺中多有相濟檀越處。”趙員外道：“些小薄禮，何足稱謝！”道人、行童收拾去了。趙員外起身道：“一事啟堂頭大和尚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，許剃一僧在上剎，度牒詞簿都已有了，到今不曾剃得。今有這個表弟姓魯，是關西軍漢出身，因見塵世艱辛，情願棄俗出家。萬望長老收錄，慈悲慈悲，看趙某薄面，披剃為僧。一應所用，弟子自當準備。煩望長老玉成，幸甚！”長老見說，答道：“這個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，容易容易，且請拜茶。”只見行童托出茶來。茶罷，收了盞托。

智真長老便喚首座、維那，商議剃度這人，分付監寺、都寺，安排齋食。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：“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

樣，一雙眼卻佯兇險。”眾僧道：“知客，你去邀請客人坐地，我們與長老計較。”知客出來，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。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：“卻纔這個要出家的人，形容醜惡，貌相兇頑，不可剃度他，恐久後累及山門。”長老道：“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，如何撇得他的面皮？你等眾人且休疑心，待我看一看。”焚起一炷信香，長老上禪椅，盤膝而坐，口誦咒語，人定去了。一炷香過，卻好回來，對眾僧說道：“只顧剃度他。此人上應天星，心地剛直。雖然時下兇頑，命中駁雜，久後卻得清淨，正果非凡，汝等皆不及他。可記吾言，勿得推阻。”首座道：“長老只是護短，我等只得從他。不諫不是，諫他不從，便了。”

長老叫備齋食，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。齋罷，監寺打了單帳。趙員外取出銀兩，教人買辦物料。一面在寺裏做僧鞋、僧衣、僧帽、袈裟、拜具。一兩日都已完備。長老選了吉日良時，教鳴鐘擊鼓，就法堂內會集大眾。整整齊齊，五六百僧人，盡披袈裟，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，分作兩班。趙員外取出銀錠、表禮、信香，向法座前禮拜了。表白宣疏已罷，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。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，把頭發分做九路縮了，捫攢起來。淨髮人先把一週週都剃了，卻待剃鬚鬚，魯達道：“留了這些兒還灑家也好。”眾僧忍笑不住。智真長老在法座上道：“大眾聽偈。”念道：“寸草不留，六根清淨，與汝剃除，免得爭競。”長老念罷偈言，喝一聲：“咄！盡皆剃去”淨髮人只一刀，盡皆剃了。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，請長老賜法名。長老拿著空頭度牒，而說偈曰：“靈光一點，價值千金，佛法廣大，賜名智深。”長老賜名已罷，把度牒轉將下來，書記僧填寫了度牒，付與魯智深收受。長老又賜法衣袈裟，教智深穿了。監寺引上法座前，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：“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歸奉正法，三要歸敬師友，此是三歸。五戒者：一不要殺生，二不要偷盜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貪酒，五不要妄語。”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，卻便道：“灑家記得。”眾僧都笑。

受記已罷，趙員外請眾僧到雲堂裏坐下，焚香設齋供獻。大小職事僧人，各有上賀禮物。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眾師兄師弟，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裏選佛場坐地。當夜無事。

次日趙員外要回，告辭長老，留連不住，早齋已罷，并眾僧都送出山門。趙員外合掌道：“長老在上，眾師父在此，凡事慈悲。小弟智深，乃是愚魯直人，早晚禮數不到，言語冒瀆，誤犯清規，萬望闕趙某薄面，恕免恕免。”長老道：“員外放心，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，誦咒，辦道，參禪。”員外道：“日後自得報答。”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，低低分付道：“賢弟，你從今日難比往常，凡事自宜省戒，切不可托大。倘有不然，難以相見，保重保重。早晚衣服，我自使人送來。”智深道：“不索哥哥說，灑家都依了。”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，再別了眾人上轎；引了莊客，拖了一乘空轎，取了盒子，下山回家去了。當下長老自引了眾僧回寺。

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，撲倒頭便睡，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，說道：“使不得。既要出家，如何不學坐禪？”智深道：“灑家自睡，干你甚事？”禪和子道：“善哉！”智深裸袖道：“團魚灑家也喚，甚麼‘善哉’？”禪和子道：“卻是苦也！”智深便道：“團魚大腹，又肥甜了，好喫，那得‘苦也’。”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，由他自睡了。次日，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。首座勸道：“長老說道：‘他後來正果非凡，我等皆不及他，只是護短。你們且沒奈何，休與他一般見識。’”禪和子自去了。智深見沒人說他，每到晚便放翻身軀，橫羅十字，倒在禪床上睡，夜間鼻如雷響；要起來淨手，大驚小怪，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，遍地都是。侍者稟長老說：“智深好生無禮，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。叢林中如何安著得此等之人？”長老喝道：“胡說！且看檀越之面，後來必改。”自此無人敢說。

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，不覺攪了四五個月。時遇初冬天氣，智深久靜思動。當日晴明得好，智深穿了皂布直裰，繫了鴉青條，換了僧鞋，大踏步走出山門來。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鵝項懶凳上，尋思道：“干鳥麼？俺往常好酒好肉，每日不離口，如今教灑家做了和尚，餓得乾癟了。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灑家喫，口中淡出鳥來。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。”正想酒哩！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，挑著一付擔桶，唱上山來。上面蓋著桶蓋。那漢子手裏拿著一個鍬子，唱著上來，唱道：“九里山前作戰場，牧童拾得舊刀鎗。順風吹動烏江水，好似虞姬別霸王。”

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。坐在亭子上，看這漢子，也來亭子上，歇下擔桶。智深道：“兀那漢子，你那桶裏，甚麼東西？”那漢子道：“好酒！”智深道：“多少錢一桶？”那漢子道：“和尚，你真個也是作耍？”智深道：“灑家和你耍甚麼？”那漢子道：“我這酒挑上去，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、直廳轎夫、老郎們做生活的喫。本寺長老已有法旨；但賣與和尚們喫了，我們都被長老責罰，追了本錢，趕出屋去。我們見關著本寺的本錢，見住著本寺的屋宇，如何敢賣與你喫？”智深道：“真個不賣？”那漢子道：“殺了我也不賣！”智深道：“灑家也不殺你，只要問你買酒喫。”那漢子見不是頭，挑了擔桶便走。智深趕下亭子來，雙手拿住匾擔，只一脚，交襠踢著，那漢子雙手掩著，做一堆蹲在地下，半日起不得。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，地下拾起鍬子，開了桶蓋，只顧舀冷酒喫。無移時，兩大桶酒喫了一桶。智深道：“漢子，明日來寺裏討錢。”那漢子方纔疼止，又怕寺裏長老得知，壞了衣飯，忍氣吞聲，那裏敢討錢。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，拿了鍬子，飛也似下山去了。

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，酒卻上來；下得亭子，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，酒越湧上來。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，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，露出脊背上花繡來，搦著兩個膀子上山來。但見：頭重腳輕，眼紅面赤；前合後仰，東倒西歪。踉踉蹌蹌上山來，似當風之鶴；擺擺搖搖回寺去，如出水之蛇。指定天宮，叫罵天蓬元帥；踏開地府，要拿催命判官。裸形赤體醉魔君，放火殺人花和尚。

魯達看看來到山門下，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，拿著竹篾來到山門下，攔住魯智深，便喝道：“你是佛家弟子，如何噶得爛醉了上山來？你須不瞎，也見庫局裏貼的曉示：但凡和尚破戒喫酒，決打四十竹篾，趕出寺去。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，也喫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饒你幾下竹篾。”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，二者舊性未改，睜起雙眼罵道：“直娘賊！你兩個要打灑家，俺便和你廝打。”門子見勢頭不好，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，一個虛拖竹篾攔他。智深用手隔過，揷開五指，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，打得踉踉蹌蹌；卻待掙側，智深再復一拳，打倒在山門下，只是叫苦。智深道：“灑家饒你這廝。”踉踉蹌蹌，攔入寺裏來。

監寺聽得門子報說，叫起老郎火工、直廳轎夫，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從西廊下搶出來，卻好迎著智深。智深望見，大吼了一聲，卻似嘴邊起個霹靂，大踏步搶入來。眾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，次後見他行得兇了，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，便把亮桶關上。智深搶入階來，一拳一脚，打開亮桶，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，奪條棒，從藏殿裏打將出來。

監寺慌忙報知長老。長老聽得，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，喝道：“智深不得無禮！”智深雖然酒醉，卻認得是長老，撇了棒，向前來打個問訊，指著廊下對長老道：“智深喫了兩碗酒，又不曾撩撥他們，他眾人又引人來打灑家。”長老道：“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卻說。”魯智深道：“俺不看長老面，灑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！”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，撲地便倒了，齣齣地睡了。眾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：“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，今日如何？本寺那裏容得這個野貓，亂了清規！”長老道：“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喏，後來卻成得正果，無奈何，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，容恕他這一番。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。”眾僧冷笑道：“好個沒分曉的長老！”各自散去歇息。

次日，早齋罷，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，尚兀自未起。待他起來，穿了直裰，赤著腳，一道煙走出僧堂來。侍者喫了一驚，趕出外來尋時，卻走在佛殿後撒尿。侍者忍笑不住，等他淨了手，說道：“長老請你說話。”智深跟著侍者到方丈，長老道：“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，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，我與你摩頂受記，教你一不可殺生，二不可偷盜，三不可邪淫，四不可貪酒，五不可妄語。”此五戒乃僧家常理。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，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？打了門子，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，又把火工工人都打走了，口出喊聲。如何這般所為？”智深跪下道：“今番不敢了。”長老道：“既然出家，如何先破了酒戒，又亂了清規？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，定趕你出寺！再後休犯！”智深起來合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長老留在方丈裏，安排早飯與他喫；又用好言語勸他；取一領細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與了智深，教回僧堂去了。昔有一名賢，走筆作一篇口號，單說那酒。端的做得好！道是：

從來過惡皆歸酒，我有一言為世剖。

地水火風成人，麪米水和醇酎。
酒在瓶中寂不波，人未酣時若無口。
誰說孩提即醉翁，未聞食糲顛如狗。
如何三杯放手傾，遂令四大不自有！
幾人涓滴不能嘗，幾人一飲三百斗。
亦有醒眼是狂徒，亦有酩酊神不謬。
酒中賢聖得人傳，人負邦家因酒覆。
解嘲破惑有常言，“酒不醉人人醉酒。”

但凡飲酒，不可盡歡，常言：“酒能成事，酒能敗事。”便是小膽的喫了，也胡亂做了大膽，何況性高的人？

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，一連三四個月，不敢出寺門去。忽一日，天氣暴煖，是二月間天氣。離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，看著五臺山，喝采一回。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，順風吹上山來。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，揣在懷裏，一步步走下山來。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。看時，原來卻是一個市井，約有五七百人家。智深看那市鎮上時，也有賣肉的，也有賣菜的，也有酒店麪店。智深尋思道：“干呆麼！俺早知有這個去處，不奪他那桶酒喫，也自下來買些喫。這幾日熬得清水流，且過去看，有甚東西買些喫？”聽得那響處，卻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，間壁一家門上，寫著父子客店。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，見三個人打鐵。智深便道：“兀那待詔，有好鋼鐵麼？”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邊新剃，暴長短鬚，戇戇地好像癩人，先有五分怕他。那待詔住了手道：“師父請坐，要打甚麼生活？”智深道：“灑家要打條禪杖，一口戒刀，不知有上等好鐵麼？”待詔道：“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，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？但憑分付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。”待詔笑道：“重了。師父，小人打怕不打了，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？便是關王刀，也只有八十一斤。”智深焦躁道：“俺便不及關王！他也只是個人。”那待詔道：“小人據常說，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，也十分重了。”智深道：“便依你說，比關王刀，也打八十一斤的。”待詔道：“師父，肥了不好看，又不中使。依著小人，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，使不動時，休怪小人。戒刀已說了，不用分付，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。”智深道：“兩件家生，要幾兩銀子？”待詔道：“不討價，實要五兩銀子。”智深道：“俺便依你五兩銀子；你若打得好時，再有賞你。”那待詔接了銀兩道：“小人便打在此。”智深道：“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，和你買碗酒喫。”待詔道：“師父穩便，小人趕趁些生活，不及相陪。”

智深離了鐵匠人家，行不到三二十步，見一個酒望子，挑出在房簷上。智深掀起簾子，人到裏面坐下，敲著桌子叫道：“將酒來！”賣酒的主人說道：“師父少罪，小人住的房屋，也是寺裏的，本錢也是寺裏的。長老已有法旨；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，便要追了小人本錢，又趕出屋。因此，只得休怪。”智深道：“胡亂賣些與灑家喫，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胡亂不得，師父別處去喫。休怪休怪。”智深只得起身，便道：“灑家別處喫得，卻來和你說話。”出得店門，行了幾步，又望見一家酒旗兒，直挑出在門前。智深一直走進去，坐下叫道：“主人家，快把酒來賣與俺喫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師父，你好不曉事，長老已有法旨，你須也知，卻來壞我們衣飯。”智深不肯動身，三回五次，那裏肯賣。智深情知不肯，起身又走。連走了三五家，都不肯賣。智深尋思一計，若不生個道理，如何能夠酒喫？遠遠地杏花深處，市梢盡頭，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。智深走到那裏看時，卻是個傍村小酒店。但見：

傍村酒肆已多年，斜插桑麻古道邊。
白板凳鋪賓客坐，須籬笆用棘荆編。
破瓮榨成黃米酒，柴門挑出布青帘。
更有一般堪笑處，牛屎泥牆盡酒仙。

智深走入店裏來，靠窗坐下，便叫道：“主人家，過往僧人買碗酒喫。”莊家看了一看道：“和尚，你那裏來？”智深道：“俺是行腳僧人，游方到此經過，要買碗酒喫。”莊家道：“和尚，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，我卻不敢賣與你喫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不是，你快將酒賣來。”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，聲音各別，便道：“你要打多少酒？”智深道：“休問多少，大碗只顧篩來。”約莫也喫了十來碗，智深問道：“有甚肉，把一盤來喫。”莊家道：“早來有些牛肉，都賣沒了。”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，走出空地上看時，只見牆邊沙鍋裏煮著一隻狗在那裏。智深道：“你家見有狗肉，如何不賣與俺喫？”莊家道：“我怕你是出家人，不喫狗肉，因此不來問你。”智深道：“灑家的銀子有在這裏。”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：“你且賣半隻與俺。”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，搗些蒜泥，將來放在智深面前。智深大喜，用手扯那狗肉，蘸著蒜泥喫，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。喫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，那裏肯住。莊家倒都呆了，叫道：“和尚，只恁地罷！”智深睜起眼道：“灑家又不白喫你的，管俺怎地？”莊家道：“再要多少？”智深道：“再打一桶來。”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。智深無移時，又喫了這桶酒，剩下一腳狗腿，把來揣在懷裏，臨出門又道：“多的銀子，明日又來喫。”嚇得莊家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。

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，坐了一回，酒卻湧上來，跳起身，口裏道：“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腳，覺道身體都困倦了，灑家且使幾路看。”下得亭子，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，上下左右，使了一回。使得力發，只一膀子，搗在亭子柱上，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，把亭子柱打折了，坍了亭子半邊。門子聽得半山裏響，高處看時，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，搶上山來。兩個門子叫道：“苦也！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！”何便把山門關上，把拴拴了。”只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智深搶到山門下，見關了門，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，兩個門子那裏敢開。智深敲了一回，扭過身來，看了左邊的金剛，喝一聲道：“你這個鳥大漢，不替俺敲門，卻拿著拳頭嚇灑家，俺須不怕你。”跳上臺基，把柵刺子一拔，卻似捲蔥般拔開了；拿起一根折木頭，去那金剛腿上便打，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。門子張見道：“苦也！只得報知長老。”智深等了一會，調轉身來，看著右邊金剛，喝一聲道：“你這廝張開大口，也來笑灑家。”便跳過右邊臺基上，把那金剛腳上打了兩下，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，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，智深提著折木頭大笑。兩個門子去報長老，長老道：“休要惹他，你們自去。”只見這首座、監寺、都寺，并一應職事僧人，都到方丈稟說：“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，把半山亭子，山門下金剛，都打壞了。如何是好？”長老道：“自古天子尚且避賢漢，何況老僧乎？若是打壞了金剛，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；倒了亭子，也要他修蓋。這個且由他。”眾僧道：“金剛乃是山門之主，如何把來換過？”長老道：“休說壞了金剛，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，也沒奈何，只可迴避他。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？”眾僧出得方丈，都道：“好個鬪鬪竹的長老！門子，你且休開，只在裏面聽。”智深在外面大叫道：“直娘的禿驢們，不放灑家入寺時，山門外討把火來，燒了這個鳥寺。”眾僧聽得叫，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，由那畜生入來；若不開時，真個做出來。門子只得捻腳捻手，把拴拽了，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，眾僧也各自迴避。

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，撲地顛將入來，喫了一交。扒將起來，把頭摸一摸，直奔僧堂來。到得選佛場中，禪和子正打坐間，看見智深揭起簾子，鑽將入來，都喫一驚，盡低了頭，智深到得禪床邊，喉嚨裏咯咯地響，看著地下便吐。眾僧都聞不得那臭，個個道：“善哉！”齊掩了口鼻。智深吐了一回，扒上禪床，解下條，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，脫下那腳狗腿來。智深道：“好好，正肚饑哩！”扯來便喫。眾僧看見，便把袖子遮了臉，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。智深見他躲開，便扯一塊狗肉，看著上首的道：“你也到口。”上首的那和尚，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。智深道：“你不喫。”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去，那和尚躲不迭，卻待下禪床，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，將肉便塞。對床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，智深撇了狗肉，提起拳頭，去那光腦袋上必必剝剝只顧擊。滿堂僧眾大喊起來，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。此亂喚做“捲堂大散。”首座那裏禁約得住？

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，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。監寺、都寺，不與長老說知，叫起一班職事僧人，點起老郎、火工、道人、直

廳、轎夫，約有一二百人，都執杖又棍棒，盡使手巾盤頭，一齊打入僧堂來。智深見了，大吼一聲，別無器械，搶入僧堂裏，佛面前推翻供桌，搥兩條桌腳，從堂裏打將出來。但見：

心頭火起，口角雷鳴。奮八九尺猛獸身軀，吐三千丈凌雲志氣。按不住殺人怪膽，圓睜起捲海雙睛。直截橫衝，似中箭投崖虎豹；前奔後湧，如著鎗跳澗豺狼。直饒揭帝也難當，便是金剛須拱手。

當時魯智深輪兩條桌腳，打將出來，眾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，都拖了棒，退到廊下。智深兩條桌腳，著地捲將來，眾僧早兩下合攏來。智深大怒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只饒了兩頭的。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，只見長老喝道：“智深不得無禮，眾僧也休動手。”兩邊眾人，被打傷了數十個，見長老來，各自退去。智深見眾人退散，撇了桌腳，叫道：“長老，與灑家做主。”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。長老道：“智深，你連累殺老僧。前番醉了一次，攪擾了一場，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，他寫書來，與眾僧陪話。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，亂了清規，打坍了亭子，又打壞了金剛。這個且由他。你攪得眾僧捲堂而走，這個罪業非小，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，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，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？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，我安排你一個去處。”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。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眾禪客，再回僧堂，自去坐禪；打傷了的和尚，自去將息。長老領智深到方丈，歇了一夜。

次日，智真長老與首座商議：“收拾了些銀兩贖發他，教他別處去，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。”長老隨即修書一封，使兩個直廳道人，逕到趙員外莊上，說知就裏，立等回報。趙員外看了來書，好生不然。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：“壞了的金剛亭子，趙某隨即備價來修。智深任從長老發遣。”長老得了回書，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十兩白銀，房中喚過智深。長老道：“智深，你前番一次大醉，鬧了僧堂，便是誤犯。今次又大醉，打壞了金剛，坍了亭子，捲堂鬧了選佛場，你這罪業非輕；又把眾禪客打傷了。我這裏出家，是個清淨去處，你這等做，甚是不好。看你趙檀越面皮，與你這封書，投一個去處安身。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。我夜來看了，贈汝四句偈言，終身受用。”智深道：“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？願聽俺師四句偈言。”智真長老指著魯智深，說出這幾句言語，去這個去處。有分教，這人笑揮禪杖，戰天下英雄好漢；怒掣戒刀，砍世上逆子讒臣。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，果證江南第一州。畢竟智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